



翁牛特旗沙地规模化治理成效显著。 赤林轩 摄



绿油油的马铃薯种植基地。 郭玉宽 摄

春天的40个瞬间
1978-2018

绿肥黄瘦山川秀

□本报记者 徐永升

中国治沙治得好的,西数陕西榆林,东数内蒙古赤峰。翻阅《赤峰市林业志》,两个时间节点引人注目:1993年,全国防治沙工作会议在赤峰召开,对赤峰市治沙造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1994年,国家林业部将赤峰市确定为全国防治荒漠化改革试验区,并做出了“东学赤峰、西学榆林”的工作部署。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赤峰的生态建设始终与改革开放相生相伴。从三北防护林建设到退耕还林再到京津风沙源治理,每批生态建设重点工程,赤峰都有创新的实践。老典型历久弥新,新典型生机勃勃。最近的第五次荒漠化监测数据显示,与20年前第一次监测相比,赤峰的沙化土地减少了1166万亩,终于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赤峰治沙造林是被逼出来的。1981年,刚通车不久的京通铁路,就在放牧地被沙掩埋,交通中断了72小时;农民种地,人种几遍沙压几次,“种一坡,拉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好多老百姓还记得,晚上还平平静静的,一早醒来,沙子从窗口流到了炕中间,有的人家的黄牛甚至顺着沙堆上了房顶踩塌了房子……

生存受到挑战的赤峰人,开始向风沙宣战,放牧旗先行一步,成为全市生态建设的一面旗帜。在层峦叠翠的元宝山六道岭村,山顶石碑上铭刻的六道岭精神,让人体会到当年治山治沙的那股劲头,“不等不靠,山硬石硬也敢碰;干就干好,不让子孙骂祖宗;不骄不躁,老牛拉车一股劲;行动一致,心中装着六道岭。”

眼前林海阵阵的六道岭,29年前还是荒凉贫瘠的秃山岗。六道岭村党支部率300多名劳动力埋头苦干、治山造林。夏季会战高峰,一个劳动力每天要喝10斤水,劳作14个小时;哺乳期的农家妇女,还把孩子带到山上,加入到会战中。8年的时间里,他们用一锹一镐完成土石方70万立方米,综合治理小流域16300亩,换来了满山绿色。

六道岭精神是放牧旗也是赤峰市的生态建设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赤峰市以每年治沙200亩,造林200万亩的速度治理着生态环境,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35.6%。2002年,敖汉旗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环境500佳”的称号;2013年、2014年赤峰市相继荣获“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天鹅之乡”荣誉称号,成为继全国生态建设先进市、全国治沙标兵市等荣誉后新的国家级名片。

这些世界级、国家级生态建设品牌的背后,是几代赤峰人治沙造林的辛勤付出。赤峰将这些年的经验归



生态建设大会战加快了赤峰市沙地治理的速度。 杨义 摄

结为四句话:

一是领导带头,引领生态建设。赤峰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提出“生态立市”的战略,将防治沙纳入各级党委领导的年度实绩考核。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从1994年市里做出《加快防治沙建设的意见》起,至今已累计下发生态建设有关文件13份,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市委、市政府运筹生态立市大计的鲜明轨迹。

二是机制创新,激发治沙热情。治沙造林谁造谁有、合造共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等政策,催生了一批治沙大户。市里推行工程招投标造林、合同造林和先造林后补造林3种模式后,打开了生态建设市场化融资的通道。目前,全市有承包200亩以上的个体治沙造林户近3000户;2016年以来,全市市场化运作的林业项目就有14个,融资11.42亿元。

三是科技推动,提高治理质量。全市推广生物沙障治理、丘陵山地综合治理等技术模式,推广苗木蘸根保湿、坐水覆膜造林等系列抗旱技术,以及节水灌溉和饲料加工转化技术,推广率超过85%。目前,全市有16项科技成果进入国家林业科技推广成果库,有5项林业科技研究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

四是集中攻坚,整片推进绿化。从上世纪80年代起,赤峰市采取大兵团作战集中攻坚,每年每个旗县确定三四个苏木乡镇为会战重点,联片治理。90年代起,治理难度加大,又采取联村联乡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大流域会战,加快了进度,又形成了工程体系。

从地理位置上看,赤峰处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叠点。从时间节点上看,2000年国家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赤峰有10个旗县列入其中;2004年“两工”取消后,带有计划性色彩的生态建设大会战退出了历史舞台。国家的投入加大了,群众筹劳的方式变了,唯一没有变的是“生态立市”理念。在生态建设的新阶段,赤峰这个治沙老典型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曾经肆虐的风沙侵袭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崔玉堂 摄

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治沙的创举。打开翁旗沙地治理工程图,打破了乡镇间界线的3个治理分区和3条治理带赫然在目。从2003年至今,旗里已修了10条穿沙公路,总里程达220多公里。网格化的穿沙公路,把沙区切割成了若干个治沙单元。人流、物流通过公路进入沙地深处,绿色则由公路两侧向外扩展。目前,全旗已有110家专业造林公司,他们已成为治沙的主力军。

阿什罕苏木是翁旗的一张治沙名片。全苏木的117万亩沙地,已治理了96.5万亩,3条治沙公路沿线已是一片绿洲。如今苏木已走上了治沙造林、封沙禁牧、集中舍饲的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苏木的6个嘎查,每个嘎查都建了标准化养殖小区,成立了合作社。苏木还建了4处沙生植物加工厂,沙地里的锦鸡儿、羊柴等灌木经过加工后,成为全苏木3万头牛和15万只羊的舍饲草料。目前,苏木已发展400亩沙地水稻,饲养沙地牧鸡2万多只,还建了一个牛羊屠宰加工厂,“阿什罕”牌的有机肉、蛋、米正在走出沙地,走向市场。

“东学赤峰,只是赤峰过去生态建设的荣誉,在新时期老典型还要有新追求!”赤峰市林业局局长韩铭介绍,目前全市正在建设高效丰产经济林、樟子松、文冠果元宝枫木本油料林、山杏沙棘低产低效林改造和沙化土地综合治理5个百万亩基地,到2020年底,全市森林面积将达到4575万亩,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36%。

绿肥黄瘦山川秀,赤峰这道京津冀冀辽的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松山区太平地农田防护林网成为虚线的“防风卫士”。 赤林轩 摄

土豆做成“大文章”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400万亩左右,鲜薯总产量450万吨,在全国地区位居第一;2008年农业部认证了“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2009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正式命名乌兰察布市为“中国马铃薯之都”;2011年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5年建立自治区首条马铃薯主粮化产品生产线。娃姐公司开发的马铃薯酸奶饼荣获了2016年度全国马铃薯主粮加工“十大休闲食品”称号;

2016年随着内蒙古凯达薯都食品厂的落地,加工的薯条总量占市场份额越来越高;

……

荣誉数不胜数,乌兰察布不仅从中国薯都上升为中国种薯之都,更成为全产业链的示范地区。然而,40年前,马铃薯在乌兰察布仅是能喂饱穷人的食物,“山药莜面烂皮袄”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佐证。

说到乌兰察布的马铃薯,乌兰察布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尹玉和最有发言权。

尹玉和一直坚持奋战在乌兰察布市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线,先后在原乌兰察布盟多种经营站、乌兰察布市种子管理站、乌兰察布市农科所工作过。他所热爱的这项事业也给他带来了沉甸甸的荣誉。2010年,他被自治区授予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3年,他被评为自治区“草原英才”;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他参加中组部等四部委组织的“第八批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到中国农科院深造学习一年,师从全国马铃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金黎平博士。至今,他还兼任着农业部薯类学科群内蒙古马铃薯科学观测试验站站长。

坐在沙发上的尹玉和一听到“马铃薯”3个字就和我们侃侃而谈。从60年代到现在,他对马铃薯的每一阶段发展都了如指掌。“马铃薯是乌兰察布的传统优势产业,种植历史较久,产业基础厚实,上世纪60年代,乌兰察布市就开始了马铃薯种薯科研工作,我国第一个马铃薯原种场、第一座马铃薯原种生产温室、第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薯试验基地就诞生在这里。”

尹玉和说,乌兰察布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位名叫张鸿奎老



曾经的传统种植方式。 郭玉宽 摄

人的贡献。马铃薯产量不高和种薯腐烂的问题,是50年代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攻不破的难题。马铃薯事业是张老的命根子,最终张鸿奎经过近30年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难题。乌兰察布马铃薯脱颖而出。张鸿奎解决了实生种子育苗技术、生产技术等难关,并总结出南方、北方不同地区的生产及配套技术措施。实生种子在70年代开始推广应用,短短几年推广到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面积达40余万亩。北方地区一般可增产30%—70%,西南地区可增产一倍以上。而且实生种子可贮存10年左右。此时,乌兰察布从无人问津的地方到顿时享誉全世界。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80年代乌兰察布的马铃薯产业还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90年代就开始原地踏步。没有科研人员,技术瓶颈有待突破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我们。直到2013年,我们引进了6名硕士,才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希望。”尹玉和感慨地说。

2013年,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植多以旱作覆膜或大水漫灌为主,这一模式严重制约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壮大。针对此问题,尹玉和牵头组建乌兰察布马铃薯高产高效节水栽培技术创新团队,针对乌兰察布市水资源缺乏、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等实际,致力改进高垄喷灌废水现状,大力倡导发展滴灌马铃薯,大胆尝试改主管道深埋地下为地上管道,一举打破多年来滴灌生产模式,减少过去滴灌生产弊端,成为马铃薯滴灌生产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独特的凉爽气候,造就优质的品质。如今,乌兰察布鲜食薯遍及上海、广东、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江苏、浙江、河南等20多个省市和俄罗斯、蒙古、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种薯销往广西、云贵、四川等地。

“我们乌兰察布的马铃薯为什么口感、储藏度要比其他地方的好

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尹玉和骄傲地说:“乌兰察布市地处内蒙古高原,马铃薯产区海拔1300—1500米,气候凉爽,结薯期的七、八月份平均气温17—21℃,昼夜温差大,而且土壤类型为栗钙土,多呈沙性,土壤疏松,非常适于马铃薯生长。对马铃薯生长发育极为有利。加之海拔高、空气干燥,不但有利于马铃薯块茎膨大、干物质积累,而且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严重危害马铃薯的疫病发生频率低,传毒蚜虫少。独有的自然资源使乌兰察布所产马铃薯种薯及商品薯质量上乘,享有盛誉。”

“虽然我们的马铃薯产业发展很好,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在栽培、加工、销售等方面都存在短板,我们计划3—5年内研制出属于我们乌兰察布自己的新品种,加大力气把这些存在的问题从有化无,把我们‘中国薯都’这一名片打得更响亮。下一步,我们将在农牧业品牌战略地有效实施,助推乌兰察布马铃薯产业扩规模、上档次、显效益,将乌兰察布马铃薯融入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使其站在新的起点,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力争将我市建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绿色食品马铃薯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尹玉和坚定地说。



撒肥现场。 郭玉宽 摄



现代化种植。 郭玉宽 摄